

東谷所見
理學簡言

讀書錄存遺



讀
書
錄
存
遺

潘
音
著

中
華
書
局

讀書錄存遺

宋 天台潘 音聲甫著

潘氏曰。學者讀書。不明倫喻義。雖日誦數千言。於身何益。利祿牽引人。若不以剛果之心。立時斬斷。畢竟被他引去。學者入門。心裏必須想箇樣子。要作聖賢。方能去學聖賢事。若逐隊過日。終無成就。學者不必日日誦讀。只養得此心甯靜。如明鏡止水。發之文辭。道理自然透徹。養心之功。莫先於敬。敬則心有主。而無妄想。心體自爾虛明。或問子思言率性之謂道。邵子謂性者道之形體。二說何如。曰。邵子把道字當一理字看。如子思說得無病。

子思說入道之功。只在慎獨。何等淺近。而達德、達道、九經、三重、位天地、育萬物之理。又無所不包。可見道本一原。而學不可徒務其博也。

孔子謂古之學者爲己。非今人不能。只是務名之心。有一毫種子。便是爲人。聖人教人爲仁曰。我欲仁。斯仁至矣。仁。人心也。心既欲之。何患不至。

爲善要認爲善的機關。見人之善而慕之。見人不善而惡之。此便是機關。從此開開去。不使窒塞。自然人欲去而天理復還。

古之學者。學其所以爲人。今之學者。學其所以爲己。此古今學術公私之別。聖人不是生成的。如孔子也好古敏以求之。

爲學要勇。子路聞斯行諸。便能升聖人之堂。子夏篤信聖人。反出見紛華而悅。

知行雖說不可偏廢。然識得方能行得。若識不透。行之未免有窒礙處。子夏賢賢易色一章。不過是要人力行意思。

學者作事。看得道理自合如此作。便作去。鮮有失處。若三思而行。反感矣。伯夷叔齊。只重君臣之義。文王以服事殷。故歸之。叩馬不從。遂甘於餓死。

孔子商羊萍實之對。皆前知也。子張悟得此意。問十世可知。孔子又以因革損益言之。畢竟不肯說破。孔子作春秋。特嚴夷夏之辨。蓋逆知其流之至此也。故曰。履霜。堅冰至。

惻隱是仁之發用。孟子以此名仁。何等喚醒人心。又曰。乍見孺子將入井。人皆有怵惕惻隱之心。人能把此心充廣。便仁不可勝用。學者看到這樣言語。須潛心體認。

孟子稱亞聖。其初只在收放心。學者不必他求。

孔子是生知的聖人。論爲學工夫渾然。如孟子收其放心與夜氣之說。皆是他經歷過來。說得人覺悟。可下手作。

或問存養之功何如。曰。操則存之。是存也。使自得之。是養也。操可也。操之太甚。便是強制。自得可也。有意

于得便是助長。其要只在主敬。便無二者之病。

心是靈的物。存心只要他惺惺不昧。性是善的物。養性不要他戕害本體。

或勸之著述。曰。六經語孟。皆聖賢遺言。先儒著述備矣。吾惟時習之。以求吾所性。烏用註脚爲也。

學問之功。務要自得。自得在循序以漸求之耳。若鹵莽作工夫。未免隨得隨失。

學者入門工夫。不可一類作去。須要識得自己病處。從病處克將去。漸漸自入規矩。

世之論人者。只據古人之事品評今人。不知古人未必盡賢于今人。今人不必盡如古人。只觀其心術邪

正而已。

今之氣化。與古不同。今人有六七分好處。也可同古人看了。故曰。古人惟恐其好名。今人惟恐其不好名也。

學者要變化氣質。氣質沈靜。則漸漸開明。用功有益。如自以爲是的人。那能潛心去學。

學者平居。本等該作的。就依理作將去。便是道學。對人說道學。便不是了。

爲人只要心虛。心虛則無事不好作。

楊子雲法言。王仲淹中說。專模倣聖人的言語。我看他道理也未透悟。雖描得箇影子。那得像聖人。

周子通書。太極圖說。酷似繫辭。觀他氣象語言。聖人體段已具。橫渠還有未純處。

伊川見人靜坐。每嘆其善學。此程門主靜工夫。心中自有箇主宰。非徒兀然槁木而已。

橫渠論性而兼氣質之性。元晦謂其極存功于聖門。此言未是。蓋性卽天所命之理。說性便本善而無惡。氣質只是氣。豈有理氣相雜。而可謂之性也。大抵人之有善有惡者。氣稟所拘。更不可著在性上去。故孟子始終只說性善。

游。楊爲程門高弟。定夫德學政事。遠絕於人。龜山出處一節。雖胡文定以柳下惠比之。終是強護他短處也。

羅豫章見龜山先生后。曰。幾枉過了一生。遂潛思力行。盡得其傳。學者能如此勇猛向進。聖賢地位。何憂不到。

胡康侯以季札之讓爲亂階。據春秋名札之旨也。蓋立嫡以長。先王已亂之道。兄終弟及。謂兄弟之無後也。當時壽夢立札。而札果立焉。則光必以弑僚者而弑札矣。札之讓。正所以已之而猶不免於亂。況不讓乎。孔子書名。非貶之也。峻防也。不可以此而病札。

爲人不必一蹴就到聖賢。但能轉過頭來。作事便好。如張橫渠。是箇樣子。

朱子看書。一字一句。都不放過。故體認精切。非人之所及。

或問朱陸之學。曰。子靜學得其大。元晦務在細密處講求。人謂其禪寂支離。皆非也。其本原竝無可議。子靜天資高。合下便從源頭作起。元晦固穎悟。卻從造詣作工夫。故有尊德性道問學之別。其後亦皆歸一了。要自鵝湖會後。各從切磋中得來。

王荊公初要作聖賢事業。後來作得甚齟齬。只是不先義利之辨。

臨川吳先生論楚屈原、韓張良、漢諸葛亮、晉陶淵明皆不忍故國之亡。猶篤守君臣之義。且說得極是光明。

臨川吳先生學術。近世儒者皆不及。獨不明孔子赴東山佛肸之意耳。爲學不可銳進。亦不可無常心。無常心則閒斷。而前面工夫皆無益矣。

君子爲學。須先識得源頭不差。然後一節一節作去。出處動靜語默取予皆得其當。靜涵天下之理。則無體。動妙天下之感。則無用。無體無用。則神化合一。而君子之道全。爲學要立志。志不立。則易遷。

君子出處不可不正。出處不正。雖有學術。終成不得事。如楊雄之美新。徒貽譏後世。人心有覺悟處。方能改過向善。若茫然罔覺。焉能有進。

忙中遇事。不可踴躍。靜以待之。自然少失。

張良輔漢。誅秦蹙項。平定天下。卽辟穀從赤松子遊。先儒謂其有儒者氣象。若非圯橋授其英銳。焉能有成。此固天所以助漢。亦良忠義有以感之也。功成辟穀。信非儒者不能。

漢高謂安劉必勃。此言後來特偶合耳。那時北軍右祖。恐重厚之勃。畢竟無能爲也。溫公以文帝誅薄昭爲當。而明道謂宜議親。較情與法耳。不知文帝寬厚之主。以柔道理天下。此亦仁者

之勇。若無此一節。未免優柔不斷。奚待平帝而後篡哉。

史稱文帝有刑措之風。觀其憫緹縈之代父。而除肉刑。恐非明刑弼教之比。

子陵之不屈固難。光武容其加足于腹尤難。故曰。非光武不能遂子陵之高。非子陵不能成光武之大。東漢永元以來。多賢人君子。而不能致天下之治者。徒知勵名節。而無撥亂之才。故反爲宦戚所害耳。予觀程史。未嘗不掩卷流涕。姦臣嫉賢悞國。何一至此極也。

岳武穆以五百兵破十萬之衆。遂褫兀朮之胆。非書生叩馬一諫。宋鼎幾復矣。萬世於檜。應有餘恨也。人言陸秀夫何窮蹙如此。予謂國運至此。勢已莫爲。然甯蹈海而不書降表。較之歷代亡國。其忠義之氣。猶當與日月爭光。